

老物件

贾章明



不经意间，农村精致的小楼盖了起来。瓷砖把周身贴得亮堂堂的，上楼扶手在阳光的映照下金光闪耀，红瓦顶远望去像铺上喜庆的红毡，铝合金玻璃干净明亮。院坝水泥地的四周修筑了花坛，落英缤纷，五彩斑斓。好一幅青山绿水、田园牧歌、小桥流水的新桃源画面，置身其中，让人赏心悦目，神清气爽，羡慕留恋。相比之下，不知不觉的潜意识里浮现出了一些老物件的影子，它是灵魂深处的乡愁。

煤油灯

每想起那一团小小的橘红色兀立着的火苗，把黢黑的屋内照亮，心便暖意融融地回到童年。

还没有上学的时候，父母总是在傍晚提着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，一只手轻轻罩住有风的一边，小心翼翼地到水井担水把缸灌满，为牲畜搅拌好半熟的糠草。时常，煤油灯也陪伴着从外面赶路回来的家人。那时候，小小煤油灯功劳却不小，它就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。

上小学时，煤油灯就如黑夜里的太

阳，每个同学都有一盏，晚自习点亮后，橘红闪烁，一排排灯光跳不停，微风翻转，无风眨眼，如星星铺展在面前。我惊奇地发现，专注看书写作业的，灯光笔直端庄；贪玩走神的，灯光萎靡卑微；打盹闲聊话语的，灯光忽闪摇曳。似乎灯光有灵，不由让人心生敬畏。那时候，煤油灯是宝贝，煤油稀少金贵，需要不少鸡蛋或土产物资到很远的地方去购换，而且是限购，一瓶油用3个月，大人们一般是舍不得用的，手边上的农活都是摸着黑或在有月亮的晚上做，在月光下忙碌，银光很慷慨，毫不吝啬让人们打理农活，走到哪里都跟着，直到你疲倦睡下。

上中学时，用电很不稳定，一周甚至好几天停电。这时候，比较上进的同学会点燃备用的煤油灯，伏案完成当天的作业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用心复习当天的功课，探讨遇到的难题，那种纯洁的互助友谊如星光般璀璨。后来，奋斗到小城，走出沓沓里偏僻的大山，夜晚便是灯火辉煌，夜如白昼。这时，煤油灯便“退役”了，虽然看不到了，但回想起来，简陋的煤油灯，橘红的火苗，照亮了我童年的美好时光，相伴我慢慢成长，值得在心里永远珍藏。

石磨子

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，从记事起，印象最深的就是石磨子。它陪着

我走过了十八个春秋岁月，别看它笨重呆板，却是每家农户都缺不了的大家伙，它兢兢业业地守护着一家人的生活，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酸甜苦辣，走过艰难困苦，一直恭送人们走向富裕昌盛的静好岁月。

我的干爸，姓梁，是旬河岸郑家庄村人，也是远近闻名的石匠，十乡八村做石磨子、辣窝子、大门口的石墩子等都有他忙碌的身影。听干爸给我讲做石磨子的经过，他说雕琢一副石磨很讲究，不是农家想置办就能遂愿的，必须找到大青石或花岗岩，整块一钻一锤一凿地慢慢切割下来。因为沉重难移，须先在采石场粗加工成圆柱形石磨盘，再运回家里精雕细琢，待两块磨盘对接吻合，下盘固定在磨凳上，上盘中间雕刻进料通道溜口，再顺着溜口密集地雕刻一行行弯曲有序凹凸错牙的纹理线条，上下盘巧妙咬合，当转动上盘，把麦粒或玉米溜进通道后，石盘周围就会瀑布般流泻出细细的面粉来。陕南的石磨小巧玲珑，我们会帮大人把需要磨的粮食储备好，方便日常食用。

妈妈是石磨的掌舵人。她会规划一年四季的食材加工，千方百计丰富一家老小的饮食，即使在艰难困苦的单调日子里，也能让我们吃得丰盛多样、齿留香。通过石磨流溢出的豆浆以及做成的豆腐，保留着原汁原味的醇香。石磨磨出的面粉，细面摊饼蒸馍做糕点，粗粒煮

粥蒸米饭，那一股股飘出的喷喷香，至今犹在唇舌舌尖上。

篾背篓

陕南山区，八山一水一分田。莽莽大山，峰峦叠嶂逶迤，沟壑纵横连绵，大河小溪如网，植被茂盛丛生。在没有公路延伸的年代，人们土里刨食、生计供养、荷担出行，主要工具是背篓。

六七十年代，背篓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重要家具，新旧接踵好几个，大的叫篾，竹丝编制，约一米高，像盛开的喇叭花，口圆底方，上大下小，编系着两条禁烟裹身的弯背带，结实耐用。中号称花篮，半米高低，口宽底窄，挎肩贴背很舒适。小点的是箩筐，底宽口窄，腰圆体胖，取用方便。新编出来的背篓，带有竹子的青绿和清香，坚韧而柔软，形状各有特点，各有各的功能。

四季如一日，背篓陪伴着一家人忙碌。春播撒种，要用它背农家肥往返数次给地里施足底肥，用它盛装良种或秧苗，用它拾地里的杂草碎石和枯叶败枝；夏天，它帮主人抗旱追肥治虫害防草荒，照护田园蔬果有序分蘖扶正茁壮；秋天，它把已成熟的五谷杂粮、薯芋瓜黍、蔬菜水果及时回收归仓，把田园喜悦和五颜六色装得满屋飘香；冬日到了，蓄饲料防畜饥，捡拾柴草防寒冻，储备生活日用品必需品，菜藏家什杂物或口粮。这不起眼的物件每时每刻都没闲着，出门背着可以变钱的土特产和山货，进门驮回丰盛的细软与希冀，风尘仆仆又无怨无悔地为一家平凡的日子负重担当。

普通的背篓，背负着农家的生计，背负着农夫的坚韧和希望。它装着烟火五味的气息，装着岁月久远的光影，装着乡亲父老徘徊的追思，也承载着童年美好的梦呓。我时常在想，生于秦岭大山的陕南人，终身依山而居，临崖而歇，以石为骨，以土为肤，以草木为毛发，以泉水为血液，以山路为经络。朝夕与山相处，背篓是最好的工具，它让我们摒弃浮华，远离奢望，脚踏实地，为打拼幸福而努力；它牵系我们为听得到乡音，留得住乡味，牵得住乡情，记得住乡愁，再盛装博大精彩的人生故事。

鼓浪屿印象

高峰

前段时间，有幸到厦门参加培训。学习之余，近距离感触厦门这座海滨城市。厦门之美，非亲临而不足感也，其城在水上，水在城中，城水交融之独特风格语拙而无法言表。

厦门很美，鼓浪屿却是厦门的点睛之笔。鼓浪屿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的一座小岛，素有“海上花园”之称。从厦门露江大街上望过去，鼓浪屿就像一幅海上浮雕，如巨轮泊在海湾，美之无与伦比，正如一位作家说过：“在外国人的世界地图上，可以没有福州，但不会没有鼓浪屿！”

登轮过江，不见机器轰鸣，只闻人声喧嚷。20年未曾乘船，海风轻拂，感觉瞬间轮船便横陈江面，与岸垂直，四顾茫茫海水，厦门市已在彼岸。游人如织，湖水般涌下船去，即刻融入沧桑纵横的古老街巷。

鼓浪屿是厦门的灵魂。1.71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，林、台、亭、榭，山光水色，泉瀑潺而溪下，木欣欣而向荣，花开盈盈欲滴如十八之娇颜，石则光怪陆离恰似苏州园林又如桂林山水，各种人文历史景观更是随处可见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整个岛上，楼高不过三层，街宽不足五米，无车马之疾驰，无机器之喧嚣，四海游客川流熙攘，悠然而平静地走着走着。店铺林立物琳琅，主人笑迎客来赏。听本土人讲，鼓浪屿的街被称为步行街，也叫“平等街”。因为其虽与厦门本土仅一江之隔，但无路无桥，只有每天的渡轮来往，故在鼓浪屿，无论达官显贵，还是贩夫草民，都只能安步当车，绝无另设的“主席台”。古人说，世间之事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在这里，没有级别层次，没有高低贵贱，一切都是平等的，平等则和谐。平等真好，鼓浪屿真好！

岛上之街随地形曲里拐弯，多用小块石铺就，曲径通幽，像北京老城的四合院，街多名称，只记得有一条街叫龙头街，当地老辈人称为“洋仔街”，由此可见昔日之历史。当年，这条街上各国洋人肆意横行，欺行霸市，胡作非为。据说，这块小岛当时是17家外国领事馆的驻地，有七八所洋教堂的钟声争相鸣奏。“美国”的牌子依稀可辨，“日本帝国主义厦门领事馆警察署地下监狱”的碑石赫然在目。不论多少残酷历史，终挡不住广大民众同仇敌忾一往无前的脚步，昔日洋人倾囊豪赌的跑马场如今已是风格别致的人民体育场，岁月沧桑依旧，风光依旧，却是换了人间！

顺街巷而行，清风徐来，花香袭人，参天榕树仰而不见其冠。印象中这种桑科榕属的大榕树岛上居多，其根盘互交错，有的竟伸入石中，其须从高枝垂下，长可数米。树主干粗则十余人合抱而不拢，有一株榕树竟有197年之高寿。一棵棵芭蕉树映在风格各异建筑间亦让人叹为观止，流连忘返。海拔90米的日光崖，也叫晃崖，是鼓浪屿的桅杆，远观高耸入云，似悬在半空的一只吊篮。整个崖体，像一块巨大的花岗石，又像无数的花岗石堆砌而成，石体光滑，石与石之间生长着一棵棵苍松翠柏，顽强地彰显着日光崖的灵性。在岩石上多有文人骚客的题碑刻石，或激昂昂扬，或愤然长叹，或惆怅百结，或风花雪月，百年历史画卷，一诗穿越长空，令人感慨万千。

鼓浪屿之海滨浴场，最是让人激动而留恋，细软的沙石捧在手心如情人如瀑的长发划过心尖，水天相连的大海博大、宽容，一望无垠的平静和随风跳跃的浪花，无一不在牵动游人的激情。在干净的沙里奔跑，让海浪亲舐着肌肤，掏起一捧浪花，让它在指缝里欢笑，在心里里横冲直撞。

鼓浪屿还有一个名字，叫琴岛。据说这里半数以上的家庭都有钢琴。岛上琴音悠远绵长，不绝于耳。这里人杰地灵，人才辈出。当代我国最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先生诞生于此；民族英雄郑成功左手按剑，右手倒背，站立在海滨巨石上，似在苦思收复宝岛台湾的良策；我国妇产科学开拓者、卓越的人民医学家林巧稚女士，为了祖国的医学事业终生未婚，被誉为“万婴之母”，在专为纪念她而修建的纪念馆——毓园内，为了表达对她的怀念和敬仰，邓颖超同志曾亲手为她栽植了一棵南洋杉。

鼓浪屿，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亲密接触，却让人终生难忘。在这篇短文的最后，我想将鼓浪屿本土人士林巧稚的遗囑如实地记下，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思索和感动：“平生积蓄的三万元捐献给首都医院幼儿园、托儿所，遗体献给医院做科学研究用，骨灰撒在故乡——鼓浪屿周围的海面上。”

种树

訥言

闲读，看到古人笔下有关树的佳句。

如，陆游是“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”的梅花，贺知章是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柳树，唐寅是“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”的桃树。

又如，古人眼里的树，江畔湖边是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，院落庭中是“庭中有奇树，绿叶发华滋”，名山古刹的树是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。

再如，在古人生活里，可以在树下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可以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，可以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。读着这些古诗词，就想起自己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种过树了。生活所需，日常奔忙，扮演各种角色的我们需要考虑和留心的事情繁多，有谁会记得，自己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种过树了呢？但有时，就会，像现在，突然就这想了起来。

就像一滴水落在纸上，许多事情慢慢浸润开来。也像沏一杯清茶，袅袅香气里有淡淡的回味。静静闭上眼睛，你也许可以和我一样，慢慢地想，想起自己曾经种过哪些树，我们现在又在何方？怀想那些遥远的日子，那些植树节里和家人用铁锹一锹一锹挖好坑种下，用红红的塑料桶一桶一桶合力提来水浇灌的树，现在它们长得有多高、多大了呢？它们是否还在山坡上不时地张望？但我却已经记不很清了，它们是位于哪个山坡了。

居住在城市，倘若现在我真要去种一棵自己的树，恐怕很难找到可种植的地方。若住在群山环抱的美丽乡村，这个愿望倒很容易实现。眼下，已是生机勃勃，活力四射，处处充满着自然力量的盛夏了。树木在一天一天茂盛，青山在一天一天丰满，河水在一天一天变深，城市在一天一天变绿。此时，我想说的，首先是要利用夏天，热爱夏天，享受夏天吧！

若是终日在外奔劳，你就得有合理安排，天地仁宽，有风自来，不因盛夏高温炎热的天气对你可能造成生理的、心理的负面影响。若是有些闲情，你也可像古人一样，“坐对当窗木，看移三面阴”，穿上清凉的衣服，坐在自家的阳台上，一边漫不经心地看外面不远处枝叶茂盛的树，看树木的影子渐渐移动，一边歪着脑袋看着书，读倦了，就把书一抛，感受一下微风吹过阳台的风。

若想找回从前曾建种的记忆，体会种树的感受，那可否效仿一下古人对树的种种情怀，在夏去春来时，在植树季节里，在规划种树的那个山坡上，我们一同走出家门，扛起铁锹，提着水桶，去亲手种一棵真正属于自己的树！

商洛山

(总第2481期)
刊头摄影 杨鑫



南秦河水向东流

吕丽霞

一日好雨，南秦河的水像烧滚了的锅，哗一下子泛着白浪溢满整个河床。这个夜晚，哗啦啦的河水整夜不息，仿佛在虎子的耳畔流淌。枕着这喧闹声，虎子睡得格外踏实。早上被羊的咩声惊醒，拉开铁门，走进院子，再打开栅栏门，门还没开，羊儿争先恐后一溜带串地挤出门，四蹄轻巧地一点一点，便奔上大路，不一会儿，爬上对面的山坡，给这翠绿翠绿的锦缎点上白色的花朵。

水泥路面潮潮的，靠河一边，河水卷着白色的浪花，一浪一浪又一浪。河边的水草有的半个身子跌在水里，随着水波一起一伏；靠坡一边泥土濡湿，散发着山里独有的雨后清甜味儿。土里长出的花花草草有的把露珠储藏在头顶细小的毛茸茸的花瓣中，有的藏在枝叶间，像一个个易碎的梦，手轻轻一碰，湿了掌心，不一会儿便了无痕迹。拐上山的小道，看着一个个羊儿乖顺地低头吃草，虎子扔下鞭子，拿起镰刀，抹草厚处割草。当羊信半年多了，每个日子从吹羊上山开始。割草、放羊、清理羊圈，皱纹里填满一道道黑，手粗得能挂衣裳，一双黄鞋蹬到底，裤脚上老是沾着泥巴草屑，虎子的脚底越踩越实，脚步也越来越轻捷。

那清凌凌的南秦河水哟，埋藏着过往的故事。那年，虎子下岗了，下岗的虎

子才30岁，正是朝气蓬勃、一心大展宏图年纪。没了厂子的约束，虎子更想活出个人样儿来。下岗第一年，他到南方去贩大葱，年前拉回一大车，自己和司机三个人熬死熬活卖了半个月，中间的烧了，外面的蔫了，那年过年，亲戚每家都有一大捆，吃得连厕所都是生葱的呛味；第二年冬，他贩橘子，买了几十个又粗又高的竹筐子，车厢内底下一层，上头一层，到了地方，卸下来一看傻眼了，下层的橘子被压成又瘪又破的小黄皮球。卖完最后一批橘子，虎子出了城，一个人回到南秦河边破旧的老房子里，白天蜷在土炕上睡觉，晚上走到河边，听着水声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

那时，对面还是一座石头山，一车一车的石头拉出沟，在路上扬起一道道尘沙，开石场的老板不是醉醺醺，就是牛皮哄哄地指挥人。南秦河像生了病，河里常年泛着灰黄的白沫，两旁的水草叶子上落着一层灰，牵扯着头蔫不拉唧。第三年的秋天，他听从亲戚的意见，在老家收柿子捏柿饼，南山北山、孝义、黑龙口，拉回好几吨柿子，天公也作美，秋风秋阳通力合作，把一个个削皮十多天的柿子变成了晶莹透亮的小柿球。山沟里，阳光暖暖的，虎子的心也暖暖的。

从春到秋，羊儿健壮肥了不少，有几只母羊生出了小羊羔，追着母羊满山跑。虎子从没见过南秦河这么凶过，浑浊的河水怒吼着涌涌而下，瞬间漫上河堤，扑到路上，一路挟裹着河滩上数不清的小柿球、石头、烂树枝，浩浩荡荡、气势雄壮地直奔村东而去。三婆提着个筐，筐底有十几个小柿球，滴滴答答地滴着水，不顾自己的湿鞋湿裤子，朝着虎子凄惨地喊，老天爷啊，这可咋办哩？

从那以后，虎子安心地待在州城，当保安、打零工，日子一过一天又一天，一过一年又一年。老家离城很近，他却极少回去。偶尔看到陕西七套致富节目的村民养羊，他也偷偷地拿张纸写写画画，可一被妻子看见，就被撕成碎末，并恶狠狠地警告他，让他断了念头。

翻过五十五，虎子从环卫工的岗位上退了下来。一闲下来，却觉得哪儿都不舒服，城里的天老是灰蒙蒙，让人觉得憋气；他觉得城里的空气不好，不抽烟还老咳嗽；城里的水也不好，一股子自来水管的塑料味儿。

回家。他没听任何人的劝告，卷了铺盖卷回到老家，一头扎进山沟里。挖井、盖房、平场院、建羊圈，一年后的春天，山上草儿青青时，咩咩乱叫的羊儿进了虎子新建的羊圈。山沟里，阳光暖暖的，虎子的心也暖暖的。

从春到秋，羊儿健壮肥了不少，有几只母羊生出了小羊羔，追着母羊满山跑。虎子从没见过南秦河这么凶过，浑浊的河水怒吼着涌涌而下，瞬间漫上河堤，扑到路上，一路挟裹着河滩上数不清的小柿球、石头、烂树枝，浩浩荡荡、气势雄壮地直奔村东而去。三婆提着个筐，筐底有十几个小柿球，滴滴答答地滴着水，不顾自己的湿鞋湿裤子，朝着虎子凄惨地喊，老天爷啊，这可咋办哩？

